

不甘心的動物

回到多倫多，最開心的是見到雅奴，最不開心的也是見到雅奴！

雅奴是我學習心理分析的啟蒙老師，也曾是我的老闆，在我們一同工作的十多年間，無論我發生什麼事，都逃不過他的心理分析，連我在雪地裡跌一跤，他都會問：「你背後究竟懷著什麼心態？」

在雅奴眼中，一切行為都有其背後動機，絕對不是表面所見。他每天都在窗前拿著秒鐘計算同事有無遲到，他認為遲到行為，是對行政機構（及對他）的一種惡意。

雅奴對心理治療工作十分嚴謹，每次處理一個個案前，我們都要齋戒淋浴，不得多言。與他一起工作時，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做夢怎樣去謀殺他。不止我一人如此，有同事匿名送他一份海報，寫著：你的老闆是一塊臭尿布，它滿是屎，卻貼著你的屁股不放。（Your boss is like a dirty diaper, it is full of shit, and sticks to your ass!）雅奴氣得要爆炸，我們卻是開心死了。

雅奴離職時，我以為可以逃出生天，沒想我頂上了他的職位，很快也變成另一個雅奴。

有教育家指出，近代人大部分都缺乏下苦工的觀念，因此什麼都是半桶水。他們認為，無論學什麼技藝，都應該找個行業中的佼佼者，跟著好好學習，學足這人的工夫，然後才有基礎去發展自己的創意。如果這說法是對的，那麼不管我願不願意，多年來都不得不跟著雅奴好好學習。輪到自己發展時，很自然地也就承受了他專業的嚴謹，想反叛也不成。

而雅奴其實沒有離開，他與他的妻子馬莉，卻成為我夫婦二人的好友。

作為朋友的雅奴，與做老闆時很不一樣，他為人幽默，說話誇張，我們蒸臘腸飯招待他，他問：「這是什麼，怎樣像小狗的陽具？」

朋友中有個不停說話而人人都讚為好人的學者，雅奴卻說：「他把你逼到牆角，然後不停向你噴口水，這不是惡意是什麼？」

但是有他的場面總是充滿奇喜。有一次，老家來自 Utah 的家庭治療前輩 Peggy Papp 到我家作客，雅奴送她兩大冊 Utah 立法史綱，加起來足有兩呎高，Peggy 拿著啼笑皆非，最後還得設法把它捐贈給 Utah 的法院，但是她從此永遠記得雅奴。

雅奴最喜歡在救世軍的舊物市場搜購，甚至擁有那裡一張九折購物卡，別人丟掉的舊物，對他是寶貝。我當然也應該問他：「你這背後究竟懷著什麼心態？」

但是我在他身上學到一種反教材；如非工作，絕對不要隨便分析別人！

況且，我家中也藏有很多雅奴的剩餘物資；有不知什麼人戴過的金耳環、銀項鍊、整套 Wagner 的歌劇 Ring cycle、還有一件硬得像馬毛的皮草，一定是馬莉不許他帶回家，他逼著我非要不可。當然，我是幾經辛苦，才把它打發掉。

最有趣是他找到一本屬於一個中國家庭的舊相簿，起碼屬於上半個世紀，相片已經發黃，讓相中人物更是撲朔迷離。我們在別人的影像中編造了無數故事和猜測，樂在其中，怪不得雅奴愛逛舊貨攤。

雅奴是愛爾蘭人，對不同文化特別嚮往。他說學生時代住過唐人街，還在窗台養過一隻老公雞，把它戴在單車前的籃子一起上課，他怎樣把這公雞帶入課堂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加拿大最可愛的地方，就是不同種族混合在一起，為彼此帶來新經驗。

從謀殺對象變成良師益友，我與舊同事提起當時我們怎樣怨恨雅奴，沒想後來卻都成為他的朋友，她說：「我們當時多愚蠢，差點錯過一個難得的好人！」

原來人的關係絕非單層次的，過去三十年來，雅奴就是這樣在我的生活圈子占一重位。

雅奴屬龍，回港後，我每年暑假都給他帶去一份與龍有關的禮物。最後一次是一只龍的風箏，在蘇州買的。那時雅奴患上抑鬱症，誰也不想見。好不容易讓這風箏給他帶來一絲笑容。

跟著來的一個夏天，雅奴中風，而且開始有老人痴呆症象徵，馬莉無法應付，只好把他送入老人院。

在老人院的探望，是如此無奈和灰暗。雅奴迎接我們的笑容，很快就消失在他的一面茫然。再也沒有一語驚人，一生的執着，都在任由擺佈下變得順從。馬莉倒是越來越壯健，雙手推著雅奴笨重的輪椅舉步如飛，我們偷偷把他推到附近的餐館，讓他放肆地吃喝一頓。

回到香港，雅奴就顯得更遙遠了，想起他來，只感到心頭一沉，預料情況只會一年比一年差，恐怕我們沒有忘記他，他也會把自己忘記。

今年人還沒到多倫多，就收到馬莉的電郵，約我們到餐館見面。不用去老人院，我舒了一口氣。見到雅奴，讓我眼前一亮，他穿上盛裝，面色紅潤，坐在輪椅上，精神奕奕。原來馬莉在半年前決定把他接回家去，還找到一個很有效的家務助理，雅奴又有家了。

馬莉把雅奴送入老人院時，自己也從諾大的房子搬到小公寓，雅奴多年的收藏，也大部分捐回救世軍去。本來是曲終人散的黯然，卻突然柳暗花明。我們到他們的新家探望，一間三個房間的大公寓，佈置得十分溫馨，牆上每個角落都掛滿他們的藏畫。我最開心的是認出一些多年來送給他們的小飾物，一種失而復得的感覺。

雅奴興致甚佳，他說：「一切都好，就是老被人管著！」

馬莉向他翻白眼，他裝作沒看見。雅奴除了說話緩慢，需要坐在輪椅走動，一切都好像回復正常。

過了兩年院舍生活，能夠再度組織家庭，全靠馬莉的堅持。在廚房陪她準備食物時，她向我投訴：雅奴不肯做運動，卻喜歡吃東西，身體越來越胖，照顧他十分困難，一不留神，他便不停找酒喝。馬莉嘆一口氣，感既地說：「我實在感恩，能夠重新建立家庭，誰也不敢相信，雅奴也很能體貼人，只有聽其自然，過一天就是一天！」

那天，馬莉把雖然外賣的食物盛放在精緻的愛爾蘭瓷具上，一絲不苟，每人桌前都備有三種水晶杯子，裝載不同的酒水，連雅奴的也不例外。美酒、佳餚、燭光、故人，跨越時空地共享難得的一夜。

有人說，人類是唯一會煮食的動物，用火用水甚至空氣發酵，烹出各種可口的食品，才有文明。我想：人也是最不甘心的動物，我們會以各種方法，對抗生老病死，即使僅留一點一滴，一分一秒！